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短篇小说集

(2)



## 一个叫李文娟的人

何玉茹

李文娟的丈夫同李文娟离婚后留给李文娟两间房子。李文娟本想在这两间房子里住下去的，可母亲说，人不留你了房子还能把你留住么？死活要李文娟搬回去，说不搬回去就再不认这没骨气的女儿。李文娟只好就搬回来住在自己的村子里。晚上，同孩子、母亲一起看看电视；白天，就被孩子牵了手在街上走来走去的。李文娟是个随和的人，孩子要走，她就随了走，孩子要停，她就随了停，整天里倒像是孩子将她领着的。

这一天，一条街上住着的陈子强看到李文娟说，李文娟你小心孩子领你撞墙上去啊。

李文娟笑笑，说，你又去哪里忙啊？陈子强说，忙什么，我们这号人忙也是瞎忙。然后看一看李文娟，说，村里成立个京剧社，你参不参加？要是参加，今晚就到大队二楼开个会。这陈子强与李文娟曾是中学同学，前些年还当着生产队长，现在已是大队开办的实业总公司的经理了。陈子强说，幸亏你回来了，要不演《赤桑镇》还没人给我配戏呢。

看李文娟摇头，又说，参加吧，老同学，你不参加，我参加还又什么意思。李文娟便又笑了，说，你还是那样，老婆孩子都有了还那么俏皮。李文娟最终还是答应了，说只是传统戏腔不太熟，还要他多指教。陈子强说，包在我身上了，诲人不倦嘛。

回来后跟母亲一说，母亲问，有没有什么说法？李文娟说，什么说法？母亲说，总不能白参加呀？李文娟说，一伙人凑凑乐子，我想不会有什么说法的。母亲说，你搭工夫搭嗓子，我还给你看孩子，怎么能没有？李文娟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随大家吧。

母亲说，我就不爱你这样子，少心没肺的。当天晚上李文娟把孩子交给母亲仍是去了，其实也没开什么会，只是十几个人凑起来拉拉唱唱，从头至尾谁也没提到报酬的事。

从大队出来，李文娟与陈子强同路。陈子强说，跟你这一走，好像又活回去了似的。李文娟便想起前些年跟他一块排样板戏，每回他都送她到家门口，李文娟笑了笑说，现在可不一样，你现在是大经理了。陈子强说，经理不经理的，你还不晓得我？看李文娟不吱声，又说，话又说回来，要不是当了经理，京剧社也不是想办就能办的，办不来京剧社也就请不来你了。李文娟说，好像你当经理就为了办京剧社似的。陈子强说，那都是笑话，有件重要的事情倒差点忘了，公司正缺人手，想要你去当个秘书，要干明天就可以上班。李文娟说，这么简单，说干就干啊？陈子强说，我是经理，可不是说干就干呗。李文娟说，我笔都快不会拿了，能行啊？陈子强说，你不行谁行？你这个人，总是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说得李文娟又笑起来，说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不是老百姓又是什么？陈子强说，看见天上的星没有？你是那种不算大但挺亮的星。李文娟说，你呢？陈子强说，我自然是又大又亮的，不然我怎么当经理？两人便同时笑起来。

一天里发生了两件事，都是李文娟的母亲么料到的，她想，看不出李文娟倒是有些运气的。转而又想，怕不是陈子强对文娟有意思吧？便将这话

说给女儿。李文娟说，你想哪去了，人家是公司经理，当然是为公司着想。母亲说，我可知道，要去公司上班的人挤破了头，凭什么就轮到你去？李文娟说，没报酬你不乐意，有报酬了你又怕这怕那的。母亲说，我可不像你，该哭的不哭该乐的不乐，平地陷井一样地走，早晚有你倒霉的时候。

李文娟果然就去公司当了秘书。李文娟的学识和为人大家都是知道的，谁也不同她生分，见面亲亲热热的，仿佛她出了趟远门回来了似的。李文娟的主要任务是把工作上的事形成文字，然后用打字机打出来。这些事她很快就做得得心应手了，引得陈子强连连称赞，说，真是英雄不减当年勇啊。李文娟说，换一个人一样的。陈子强说，我就不爱听这话，世人千人千面，怎么就会一样呢？李文娟说，模样不一样，心是一样的。陈子强说，这话更离谱了，常言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心最是深不可测的。李文娟说，常言说人心换人心，不一样怎么能换呢。陈子强说，你这个人。

过了些天，陈子强对李文娟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公司上了回报纸，上边就要有人参观、视察，说了，精神文明也算一方面，要出俩节目给他们看看。我想，光是咱几个来京戏单调了些，如今时兴跳迪斯科，你能不能带人跳跳？李文娟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我一点门儿不摸呢。陈子强说，你说，除开你我还能找谁？李文娟说，你又来这话，年轻姑娘有的是嘛。陈子强说，年轻的确有一两个，即兴扭两下行，排队跳成套的就傻了。李文娟说，成套的我更不会了。陈子强说，这事你就别推辞了，我还不知道你。李文娟只好苦笑笑，算是答应了。

李文娟先去找了几个会跳的年轻姑娘，发现她们那里有一本指导跳迪斯科的册子，便翻了翻，同几个姑娘按书比划了一会儿，说，明晚我组织人，你们就做教练吧。几个姑娘说，书我们看不懂，跳得也没章法，还是你教吧。李文娟想一想，她们确是只会几个简单的扭摆，若出节目不按书上的成套动作是不行的。便说，好吧，这本书借我看看，明晚公司里见。

第二天晚上，果然就去了不少姑娘媳妇，进门就喊，李文娟你还会跳迪斯科啊，真能的你！李文娟笑呵呵地要她们站好，然后打开收音机，随了曲子先跳了一遍，说，就这样，容易得很，包你们五分钟就学会。几个昨天见她跳过的姑娘边看边暗暗吃惊，才一晚上就把那本书跳活了！她们看到那书上的动作被李文娟做出来全是一派随随便便的样子，虽不似她们那样用力、优美，却也大大方方的满有韵味。她们想，难怪李文娟能在公司里做事呢。

除了排练迪斯科，还要同陈子强他们配京戏，还要不误公司的工作，这样就一天到晚忙在公司里，同母亲、孩子少了在一起的时间。母亲说，你再这样下去，我可就不管孩子了。李文娟只笑笑，并不言声。母亲说，你甭笑，明晚你再出去，我可真就不管孩子了。第二天晚上，母亲果然吃完饭就出去了，剩下了孩子直要李文娟抱抱抱抱的。李文娟想一想，抱起孩子又去了公司。半夜里回来，推门推不动，便轻轻地敲门，直敲了半点钟，才见母亲将门打开。母亲说，你就高声大噪地骂我几声我也认了，真是一针扎不出血来，难怪孩子他爸要跟你离婚。李文娟说，离了不正好，他自在我自在。母亲说，你不能一辈子一人儿过吧，可像你这样的，八个男人八个也得憋气。李文娟听母亲这种话听得多了，并不觉得什么，反觉得母亲这种人是没准主意的，早先丈夫闹离婚她说得丈夫一无是处，现在又站在丈夫一边说自己。她想，随她说去，反正也是说说的。

上边果然来了人，一行十几个，又参观又开会又吃饭的，热热闹闹折腾了一天。李文娟的京剧清唱和她领跳的迪斯科尤为受欢迎，一位胖乎乎的领导对陈子强说，没想到你这里还有这样的人才。陈子强也很得意，说，这是个全才，字也写得蛮漂亮呢。这领导就很感兴趣，非请李文娟写几个字看看。陈子强对李文娟一说，李文娟死活不肯，说你不是成心要我出丑，大家见过世面的人，我这算什么？陈子强说，他有他的世面咱有咱的世面，说不定他就爱看咱这世面呢。胖领导说，是啊是啊，早听说你们这里藏龙卧虎，就想见识见识呢。李文娟无奈，只好提起笔写了几个字。那是端端正正的楷书，普通人没有几个写得好的，何况又是名女性，周围的人便齐声叫好。胖领导说，唉呀呀，我们政府机关里也找不出这样的好字来，小陈，你真是有福气呀。说得陈子强愈发得意，送走客人，回来对李文娟说，你今天可给咱村立了大功呢。李文娟正拿了笤帚收拾狼籍一片的房间，说，这算什么功，唱唱跳跳，大家高兴，我也高兴。陈子强说，你我高兴是小事，那帮人一高兴可非同小可，临上车商定一大笔贷款，这可是没想到的事。李文娟仍然一下一下地扫着一堆瓜子、花生皮什么的，声音哗啦哗啦的。陈子强说，你听到没有啊？李文娟说，听到了，不就贷款的事嘛。陈子强说，我算服你了，天大的事乐不死你也愁不死你。李文娟笑一笑，刚才电话通知你去市里开个订货会，地点在市政府招待所。陈子强说，我就不明白，你这样个人怎么就有人敢不要你，我是没这个福份了，要不然那肯定是棒打也不散的。看李文娟仍然哗啦哗啦地扫，陈子强便急了说，停一停好不好？你这个人，任事都一样地干，扫地有什么要紧？李文娟停下来，面对了陈子强站着，认真听他说话的样子。陈子强反而有些脸红起来，说，其实，对谁急也不该对你急，我就这脏脾气。李文娟说，我丈夫就是总嫌我不急不慌，嫌我看电影电视不跟着掉眼泪，可我就这样，想按他说的做也做不起来。陈子强说，我跟他可不一样，他是不识宝，我是不得宝，天下急脾气的人有的是，急脾气的聪明人可不多。李文娟笑笑，说，我看是一样，他发起火来也是这样红头涨脸的。说着，弯下腰又去扫地，仿佛那瓜子、花生皮一直抽了她的心似的。陈子强摇摇头，只得忙别的去了。

陈子强开会一走，李文娟的事反倒少了些，公司里有人眼尖，便把李文娟推荐给计划生育小组，说你们不是正缺人手么，让李文娟帮几天忙总是可以的。计划生育小组的人想想也是，从下边抽人还要考虑报酬什么的，李文娟是上边人，上边人帮上边人就少许多麻烦，便来找李文娟，说任务压得紧，你一定得帮帮忙。李文娟说，我没干过这工作，怕不行吧。小组的人说谁天生就会干的，还不是上边让干啥就干啥，再说你能写还不能说几句，把本事窝在肚里不可惜得慌？李文娟不想听她们一串一串说好听的，便说，好吧，反正这里也没多少事干，就跟你们跑几趟吧。

李文娟跟了计划生育小组的人走东家串西家的，找一个一个的孕妇做着工作。有躲藏起来的孕妇，小组的人便扔下几句十分难听的话给那家里人，然后派人骑车去那孕妇可能去的地方四处寻找。逢到这时，李文娟便说，让我去吧。小组的人个个嘴尖舌快，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使李文娟总没机会说什么，比较起来，李文娟倒愿意费费力气。

但更多时候是需要说话的，渐渐地便有人说，李文娟你怎么不说话？这工作就得的罪人，都怕得罪人我们都别干了。李文娟说，你们说的就够好了我能再说什么，我说不好反让人家连咱们一起耻笑了。小组的人一听心里

很舒服，口里却仍说，你还怪谦虚，其实你是鬼精呢。李文娟只笑一笑，再做工作时仍不多话，心想，其实孕妇也怪可怜的了，挺个肚子就够受的了，还要听人的教训。这样想着有时候便趁有人教训的空档帮着孕妇倒杯谁或扫扫地什么的。那孕妇因此态度倒缓和了许多，一边阻拦李文娟一边开始承认自己的过错，反而使那教训的人省了许多话。

两天后陈子强从市里开会回来，见公司办公室里冷冷清清的，便问李文娟哪里去了，人们便说被计划生育小组抽走了。陈子强说她们怎么可以随便抽人？人们说那就不晓得了。陈子强便去计划生育小组找李文娟，一进门见李文娟正同几个妇女说说笑笑很随便的样子，便问，李文娟，谁派你来这里的？李文娟见是陈子强，仍然笑了笑，这里缺人手，我来帮几天忙。陈子强说，你的职责是什么，你跟我打招呼了吗？李文娟说，你去开会了呀，再说我的事也不多。李文娟看陈子强急头白脸的样子，感到有些好笑，心想，一样都是给村里干事，他这样的脾气。计划生育小组的人都不敢说什么，静等着陈子强发落的样子。陈子强说，公司有公司的制度，今后谁再擅自行动我决不客气！然后看了李文娟一眼，转身走了。计划生育小组的人吐吐舌头说，好吓人哎，李文娟你赶快走吧。

李文娟说，不是还有几家没跑完么？几个人说，哎呀呀，都火上房了还惦着跑不跑的事，就是你要留我们也不敢留了。李文娟只好走出来又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和计划生育小组在一座楼里，陈子强除了负责公司还兼管着大队的工作，李文娟想，陈子强其实完全没必要急火火的。

陈子强也在自己的屋里想，李文娟怎么就肯去做那种工作呢，还乐呵呵的。

好在李文娟马上回来了，他给她分派了几件事情，便坐在自己的桌前写一份建厂报告。他不时听到她在外屋接电话的声音，她口齿清晰，但说得不够连贯，给人一种漫不经心得感觉。这声音他原是很欣赏的，可现在他想，为什么她不能说得连贯一些呢？他很为她着急，但她依然那样地说着话，使他有一刻几乎要站起身来去打断她。

后来，他发现她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也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随和模样，即使是他讨厌的客人她仍然可以露几丝笑意在脸上。这时，他就甚至连她也有些讨厌起来。他想，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工作依然正常地运转，李文娟依然得心应手地做着事，陈子强对李文娟的工做无可挑剔，却又觉得李文娟在哪里有些让人费解。面对她说话的时候，她的样子愈显得认真，他反而愈觉出她的漫不经心。这一点似乎可以从她一两次的健忘得到证明，昨天她曾经认真做过的事情，今天竟然就忘得干干净净。她仿佛就像一台查不出毛病的机器，制作良好却又明显具有与众不同的运转。他想，他应该找她谈一谈，他应该知道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便在一个凉爽的夜晚将李文娟留在公司，同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李文娟坐在他的对面，始终是平日那种淡淡的不急不慌的样子。待他说完，李文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也许是对的，不符合你的要求，我可以辞去这份工作。

陈子强看李文娟直视着他的眼睛，毫无一点沮丧。他想，她其实是很强硬的，可是她强硬的根基又是什么呢？他觉得他原是十分地了解李文娟的，但这样贴近地相处起来倒显得有些陌生了。他听到李文娟又说，我妈总

说我少心没肺的，我想她说得不错，我不是那种聪明而有心计的女人，我知道你是这样想像的。可我喜欢任其自然，生活得不费力气，在你看来，我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适于干这工作不适于干那工作，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真的。

陈子强望着李文娟，觉得他有些明白她了。可是她从来就是这样子的么？他困惑地摇着头。

这时，李文娟站起身来，要走的样子。陈子强说，就走吗？李文娟说，就走。陈子强说，明天还来吗？李文娟说，这该由你来说。陈子强说，今晚谈的是私事，跟明天的工作没关系。

已是很深很深的夜了。陈子强依然将李文娟送到家门口，见李文娟推门进去，便说，李文娟明天见。李文娟回过头，静静地看他一会儿，终于没说什么。

陈子强独自站在门外，见满天是自在地闪烁着的星斗，他对那棵小而亮的星望了望，便要转身回去了。这时，他忽然听到李文娟的母亲在门里嚷，你什么时候才不让人惦着啊，再这样倒不如回你那两间房住去算了！陈子强一惊，听了一会儿，并不见李文娟说什么，渐渐地，那低的声音也没有了。陈子强想，李文娟其实是很不易的，丈夫不满意，母亲也不满意，他陈子强似乎也在不满意了，其实，她的内心，说不准也在不满意着一切人呢，只不过她以随和的形式应付着罢了。想到应付这个词，他不禁苦笑笑了笑，抬头看看天上的星，觉得那星们变得有些空洞，一眨眼就要消失了似的。他忽然有些害怕，故意把脚下的步子走重了些，要与那空洞对抗似的。他想，不知李文娟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明天一定问问她。

# 丁村的酸梅

孔见

1

从远远的地方看去，这一带都是荒凉的沙丘，只有一棵树摇曳着繁茂的枝条，像在召唤远方的什么。沿一条牛足踏成的小路走去，逶迤地翻过一道道沙冈，就能从土里掘出一些房屋、动物和人类来。这些房屋、动物和人类加起来，就叫做丁村。

村口的这棵大树，丁村人一齐喊作酸梅。

叁百多年前，北方高原出现一次罕见的旱灾，天空半年不落地一滴水，连云影也难得看到。成千上万的人离开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故土，寻找新的家园，下雨的地方。羊子的高祖羊太公婆挑着两个孩子不停地往南走，因为有人听到南方的天空有雷鸣的声音像辘轳从石头上碾过，他们踩着滚滚烟尘，一路乞讨下来。越是往南，日头越烈，人就越焦渴而孩子们总是哭哭啼啼，怎么也安慰不了。不知过了多少时日，他们走进一片银白色的沙地。沙地很柔软也很烫，煮着他们的脚。他们不由加快了步伐，然而，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海的潮声。

他们知道，陆地将要穷尽。正进退不是时，羊太公看到不远的地方兀立着一棵树。他们朝那棵树走去。那棵树也向他们走来。他们发现这棵树是如此苍绿，如此茂密。它的影子特别阴凉，而且密密匝匝的叶子间挂满了黄色的豆豆，散发着令人渴不可耐的甘酸味儿。在灾情如此严重的年月，地里还有一棵树果实累累，实在是不可思议啊。莫非有毒？但是此时此地，即使有毒也得吃了。没想到果子又酸又甜，十分甘润。孩子们更是非常喜欢，连仁都不愿吐出来。于是，他们便在这棵树下住了下来。能养大树的土地必定能养人，羊老太婆说。果然，在东边不远处有一汪水，水里面还有鱼。

叁百年的日子如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十几代人埋入了洁白的沙，于是，羊子站到了风头上。

常年不衰的西风从遥不可测的地方怒吼而来，卷扬起弥天漫地的烟尘，摇撼着村口的这棵大树，发出苍茫的叹息，云仿佛遭到袭击的羊群，张皇失散，从不在天空中停留。羊子常常站在大树底下，以他那双迷离的眼睛眺望着远方。风将他单薄的衣衫紧紧地勒在他细长的身子上，显出一腔完美的肋骨，像被啃过的一样。

“回来吃饭了，羊子！”妈妈有点悲凉的声音从那排低矮的房子里传出。

羊子似乎没有听见，依然失神地张望着那条已经变得飘渺的道路。

“回吧，不会有人从那边过来了。”

羊子终于挪动了身子。妈妈弓着背走过来，用手摸他的额头，说：“身子都吹凉了，还不快吃饭。”

“总是吃饭！”

2

丁村的白昼和夜晚都是从羊子家这棵酸梅树蔓延开来的。清晨，日头把酸梅树照得金光灿灿，丁村还沉迷于一片阴暗之中。正午过后，酸梅树的

影子便悄悄扩展开来，最后终于把整个村子抹去。最后一道夕阳染在这棵树上，整棵树就像一堆燃烧着的篝火，无比辉煌。傍晚收工回来的人一看，还以为日头掉到了树里呢。和所有丁村的孩子一样，羊子就是在酸梅树的阴影下生长起来。对于羊子和所有活着的丁村人来说，酸梅树是从来就有的，而且还将有下去，直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没有谁能回到焦灼和渴望中，回到叁百年前的那一天去，和羊老太公婆一起重新发现它的存在了；也没有谁会担心，在他们不经意的时候，这棵树会像一只鸟那样振翅飞去。

酸梅树通常生长在干旱的地带，它的叶子缺乏水的润泽，少有青翠欲滴的感觉，显得营养不良。一年大部分时间里，它看起来都是没有什么风光的。作为树木，它的躯干自然伸向天空，但它的枝条却低垂下来，婆娑成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这使它十分容易攀援。四、五岁的小孩便可爬到树冠上去玩耍。树的枝条非常柔韧，小指般大小的枝就能承受一个大人的重量。由于有良好的弹性，加上性质凉快，酸梅树成了挂摇篮的好地方。农闲时，女人们为了聊天，便把孩子的摇篮挂到一棵树上，任其七上八下地在风中晃动。丁村是个多风的地方，全村的风似乎都集中在羊子家那棵树上，但是再大的风也不会将酸梅树刮倒，因为它的枝条是随风赋形的。

作为一种高大粗壮的植物，酸梅的叶片显得过分琐碎，一个人可能数得清天上的星星，但他绝对数不出一棵酸梅到底有多少叶子。丁村人形容富裕，就说他的钱多得像酸梅树的叶子一样。这些叶子虽小，却都充满灵性。每到黄昏，太阳沉没于西边的海水，波浪平静下来，酸梅树成千上万的叶子在不知不觉的瞬间同时并合，使它看上去如同一棵枯木。可想而知，它的生机一定是藏得很深很深了。这时，月光便可穿过它的身体，洒到它的影子中去，留下水一样迷离的感觉。早晨，一旦日头重新升起，酸梅树又舒展开它的叶瓣。得益于品性的寒酸，凝结在酸梅树叶上的露珠总是比别的树上的要多得多。白天，枝叶舒张的酸梅树显得密密匝匝，不论多么锐利的光芒都难于穿越其间，因此，它成了人们乘凉消暑的好去处。只要家里有一棵酸梅，夏天就能过得很好。即使是流火的七月的正午，只要往树影下一坐，再往背上撒些叶子，人就得道似的清凉。要是地里有活，不能到影子里面来，捋一把嫩叶子泡碗盐水喝下去也是挺舒服的。酸梅树是少有的人类可以在上面睡觉过夜的树种。酷暑天，晚上不见孩子回来上炕，八成是趴在树枝上睡着了。每年清明一过，便有人在树上用枝条编织自己的巢，羊子家对门的歪脚公就是典型的有巢氏，酸梅树上有一把天然的躺椅是属于他的。四脚朝天地躺在树巢里，嘴里含一节梅豆，或是嚼一把梅花，晃悠悠的，不知不觉中，人就没了了自己，生老病死都成了别人的事情，直到醒来时才知道是睡着了。歪脚公至今不明白，当初猴子为什么要从树上下来，做一个人类图什么。

### 3

歪脚公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来自更北的北方，在那里，天上下来的不是雨水，而是棉絮一样的东西。他到过许多地方，直到四十岁上下才来到丁村，娶寡妇刘住下来。

自从到了丁村，歪脚公哪都不去，常常袒裸着肚皮在酸梅树下吹风。人家问他，哪个地方离我们最远。他说是丁村。那一年，张家港有人捉到一条怪鱼，说是美人鱼，不穿裤子，还会流眼泪。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拥去看热闹。看一眼十文钱。丁村就差歪脚公没去。他带一条狗在村子里巡逻，说给你们看家吧，别让贼给端了。对于寡妇刘，丁村人颇多微词，歪脚公也不

是聋子，他只说了句：她看起来不像是男的，就娶了过来。后来听说丁村人有眼不识珠，这么好的女人还让她守寡！婚后的日子个个都数得溜，孩子们个个长得有模有样，女的不到十六岁便给娶走了。走在路上，人们常常见他无缘无故地笑，笑得有点莫名其妙，问他笑什么有什么好笑，他说不笑什么什么都好笑。每年除夕，农家人户户都是新桃换旧符，这已是几千年的传统。歪脚公家门上年去年来都是一副旧联：曾经沧海皆是水，除了巫山还有云。横批是：一年又一年。丁村的人都把他当作不算数的怪人，说他过去肯定在地方上混得不开，吃了不少亏，才给弄成这个样子。但是，谁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丁村最安居乐业的人，家里田里打理得清清楚楚。羊子家门口的这棵大树，每年飘花落叶不知多少，都是他一片片扫干净的。

4

春天最初是在羊子家的酸梅树梢头露面的。看到高高的树顶上涌起一汪嫩黄，丁村人就心领神会，口里咕嘟咕嘟地冒出涎水，心里也就有了渴望。羊子几乎每年都在盼望着这个时候。

新长出的梅蕊儿娇嫩嫩的，让人好生怜爱，味儿酸苦中带着甘甜，有清热解毒敛阴潜阳之功效，可以直接入口，沾点盐水可就更妙了。刚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活鲜鱼，和着梅蕊一同煲煮，让人吃饱了还不知足，孩子们吃到裤子掉了还不知道。新叶从顶上黄到树脚，唾手可得，过路的人随意抓上一把，一路咀嚼而去。待到嫩黄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翠绿，花儿就要开了。酸梅的花有五个角，骨朵小小的像星星一般。它白中有黄，还间着一点点一丝丝艳艳的红，像妇人的思念。孤零零一朵梅花很不起眼，但千千万万的花朵一夜间开满了树，却让人叹为观止。花儿开得最盛的时候，几乎就看不到绿叶。如果所有的花儿都结成果实，整棵树怕是承受不了的。实际上大多数花朵只是开放，然后便纷纷扬扬地飘落到地里，它们仿佛是为风准备的，并非要结什么果子不可。梅花散发出来的馨气很淡很淡，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显着，而且得鼻子没有毛病才好闻。有一年夏天，那时羊子还小，歪脚公出门回来时夜已过半，走在朦胧的路上，呼吸着淡淡的月魄花魂，歪脚公心神飘忽，似醉非醉，到了家门口站着久久不愿进去。他突发奇想，挨家挨户把门敲。睡得正死的村人光着身子慌慌忙忙跑出来，以为是发生了什么大案，却说是请大家起来呼吸呼吸月光，换口好气，别让睡觉把好时光给耽误了。歪脚公的歪事讲也讲不完。

梅花的味道比蕊叶儿要甜些，最惹小孩子们和女人喜欢，滑胎的女人多吃梅花没事。因为花开的时间不长，加上丁村的风又大，羊子每次上树，都要摘到所有的衣兜都塞不进才甘心下来。梅花落尽之后，豆豆就悬挂在枝头。梅豆由青到黄都可以吃，不过青青的梅豆酸得人掉牙。由于贪婪，孩子们总是等不到果子成熟，他们吃到的大多是青的。待到皮皴肉熟后，梅子的味道也由酸苦变成酸甜，最让人渴望。在远离村庄的野外作业，如果渴了，又找不到水喝，只要虔心默默地思念那弯弯如眉的梅豆，口腔中便有津液如甘泉。

5

实际上，谁都说不准酸梅到底是怎么一种味，说它酸吗，还有点苦；说它苦吗，还有些甜，似乎甜酸苦辣各种味道都不落下，但又说不清甜酸苦辣各占几分。很长一段时间里，羊子觉得酸梅的味道是足够的，它能让人渴望，又能解人之渴。他甚至连盐都不用沾，就可以吃得很美。

然而，自从妈妈一次从黄流市上带回一角菠萝蜜以后，情况就有所不同。

每隔一段时间，妈妈总要和村里的女人结群去赶集，挑些谷薯或鸡蛋去换日用品回来。

妈妈是个节俭的人，舍不得给孩子买东西，但那次是有一个人卖菠萝蜜，只剩下最后一块，很便宜就卖给了她。羊子实在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如此庞大又如此甜蜜的果实。从此，每次都闹着妈妈给他买果果回来。做妈妈的怎么拒绝孩子！她每次买回来的果果都不一样。每尝到一种新的果子，羊子就觉得酸梅少了一种味道。到后来，果子尝得多了，酸梅便似乎什么味道都没有了。对着满树累累的酸梅豆，羊子常作这样的幻想：想是它能变成菠萝蜜该多好，为什么年去年来总是结同样的果子？

有时，外乡的货郎挑着担子到羊子家的酸梅树下摆卖，其中有一种小小圆圆的鱼眼珠糖最令孩子们喜欢。他们只要抄出家里旧鞋子旧瓶子或破铜烂铁，就可以换到一些彩色各异的鱼眼珠糖儿。羊子把换来的糖珠轻轻放进舌心慢慢地吮着，舍不得吞进肚子里去，待到它完全溶化。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可换时，他便提议，可不可以拿树上的酸梅豆来作交换。尽管十条豆豆才能换取一棵鱼眼珠糖果，羊子还是觉得赚了。

从此，羊子爬树的目的有了改变，不是为了摘梅，而是为了眺望。酸梅树成了他眺望另一些树棵的脚手架。他开始觉得梅树不够高。在他的想象中，远离丁村的地方，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奇异植物，它们的果子无比甘香。这种想象令他垂涎。妈妈赶集的日子，羊子早早就登上树梢，守望着天地交接的路口，肚子饿得咕咕响还不愿吃饭。待到发现妈妈她们的影子出现就赶忙从树上滑下来，一个劲地往外跑，揭开妈妈的篮子乱抄。做妈妈的这时才知道自己的孩子可怜。

站在酸梅树的头顶，望着苍茫的远方，羊子觉得整个世界似乎要弃他而去，丁村变得很小很小，他的心怏怏的像是没有了爹娘。一天，妈妈回得晚了，等待中走神的羊子突然失手，他那没有翅膀的身子从树顶上翻转着飘落下来。幸好是酸梅树，树枝繁茂而柔软；幸好在下坠中途他还能抓住一条小枝，落到了地上也只是伤了胳膊。歪脚公削两块梅树皮，洒了些盐烘热往他胳膊上一夹，过十来天便好了。但妈妈从此限羊子不准爬树。歪脚公意味深长地说，这孩儿的心看来是飘到野外去了。听说张家港那边有一棵长生树果子的味道特别好吃，羊子非要人说出怎个好吃法。歪脚公听着便走过来，说什么东西我歪脚公没吃过，凡是特特好吃的都是有毒的。这话没能把他吓住。他招呼上几个同伙悄悄地上路，走了二十多里，终于来到张家港，一看才知道，这长生树原来就是丁村的酸梅，只是吆喝不同罢了。回来时，他们迷了路。晚上，不见孩子们回来，各家慌成一团。还是歪脚公提着灯笼把他们找了回来。

## 6

叶绿叶黄，花开花落，时间在永远的轮回中流转。酸梅树下的羊子，却一直在长大。最让他惊奇的是，酸梅树永远是一棵树，一棵酸梅，没有变成别的什么东西，对于世界的无限辽阔和远方美好事物，它似乎无动于衷。羊子无法接受这种不变的事实，他曾经幻想过一棵在野地里奔跑起来的树，一棵在天空中御风飞翔的树，一棵每年每年开不同花朵、结不同果子的树。但是，现在他知道，这是不可以的。于是他想，在酸梅树生命的深处，一定

隐藏着很多遗憾和无奈，难怪它从叶子到果子浑身都这么酸！而一辈子守候着酸梅树、天天就知道干活吃饭睡觉干活吃饭睡觉的丁村人，个个都透着一股酸馊味。

十六岁那年夏天，酸梅树的果子已经成熟，空气里洋溢着酸酸馋馋的味儿。羊子惊奇地发现，望着满树的黄色豆豆，他的口里竟然没有一滴涎水。酸梅已不能激起他的渴望。成群的鸟不知从哪里飞来，降落在树枝上，争相啄食，大喊大叫，欢天喜地。羊子没有像往年那样为难它们。他明白，自己必须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听说，在平原的尽头，海那边的岛屿上，生长着面包果、牛奶树等许许多多奇特的植物。只要割牛奶树皮，接一碗白白稠稠的奶汁，再摘叁两个面包果，就可以吃得很美了，人们用不着每天吃饭干活睡觉。

那是一个炎热难捱的中午，当时刚刚喝过小米汤的羊子，正在家门口那棵酸梅树下走动，双手插在已经戳穿的裤兜里。

“坐下来吧，羊子，别像一条春狗那样走来走去。”歪脚公坐在凳子上纳凉，他喜欢拿年轻人开心。

“热，我坐不下来。”

“怕是心里头热吧，坐下来就凉快了。”歪脚公的话带着暗劲。

羊子越走动汗水就流得越猛，裤子都给淋风透了，但他实在坐不下去。他觉得，随着年龄的增加，整个世界变得愈来愈热，酸梅树已帮不了他的忙。

“不坐我就躺了？”歪脚公掬一把梅叶撒在背上，然后将自己庞大的身躯横放在细长的凳子上，他可以通宵睡在上面不掉下来。

妈妈死活不让自己的孩子流浪他乡，她相信歪脚公能说服这个孩子，让他回心转意，因为歪脚公早已把整个天下走遍。但是这次，歪脚公反帮了羊子的忙：“他人早就不在了，你还留他！”

7

羊子和几个年轻人到张家港搭上了条商船就走了。丁村的酸梅年年都开着同样的花，结着同样的果，供奉于青天白云之下。但羊子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

## 世交

梁晴

方冶从高新技术开发区洽谈完建立研究室的合作意向，一看时间还早，他就想去买双鞋。

司机小浩把他带到“鞋都”，未料这里正在降价销售。他脚上的一双鞋是去年在香港买的，花了近八百港币，一年穿下来，出入正式场合已经不太体面。“鞋都”降价的本地产的鞋并非质量不好，穿上不但合脚，式样也很繁多。小浩替他挑了三双，风格和颜色各异，一结账，不过也才五百多。香港买一双鞋的钱这里居然买了三双，方冶觉得非常高兴。

“走，回去陪老爸吃饭！”方冶兴冲冲地坐进车，磕上车门，鞋盒子堆在他旁边的空座上。

方冶的老爸非常珍惜和儿子共进午餐的机会，知道今天方冶有空暇，他已经让阿姨温了五年陈的加饭酒等他回来。

车行至半路，小浩的BP机响，上面中文显示请他们打开手机。方冶赶紧把手机打开拿在手里。过了一会儿电话挂进来，是公司的秘书，说：“有一个叫章亦清的生肝癌去世了，他的弟弟带著老母亲从合肥赶来奔丧，明天就要回去了，让告诉您一声。”

方冶大吃一惊，亦清好像1946年生的，50岁刚到，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亦清的弟弟亦白，比方冶大一岁。过去方冶在合肥科技大念书的时候，亦白曾带著孩子到科技大去过，说给孩子一些熏陶，将来考进来做方冶的校友。方冶也曾到章家去看望过一次老太太，家徒四壁，老太太居然买来一块五花肉，烧了一碗红烧肉给方冶吃。家里没有吃饭的桌子，用一些方凳代替，方冶就坐在小凳上吃那碗肉。那次亦白的孩子陪著吃了几块，亦白和老太太坚决不动筷子。

方冶觉得，无论如何，也要马上赶到亦清家去一趟。

他向秘书问了亦清家的地址，先拨了一个电话过去，告诉他们他马上就到。接电话的是亦白，虽然已是午饭时间不便会客，他也并没有表示回绝。

亦清家原来住在郊区的石油化工厂宿舍，患病后期，亦清就医不方便，厂里临时借了一间城区的房子给他们，办完丧事，房子就要还回去。

这间房子附近的地区正在拆迁，街巷散乱无序，很多地方小车开不过去。方冶等不及地下了车，一个人在残垣断壁间边走边问。小浩只好开车绕大路到前面去等。

终于找到了那条小街，街口有一个破旧的公共厕所。大太阳下，一个臂缠黑纱的男人正待进到厕所里面去，方冶和他打了个照面，认出正是亦白。亦白谢了顶，嘴角眼角都往下耷，表情也很冷漠。他招呼了一声方冶，就进厕所去小解。方冶站在外面等，汗煎得整个人油滋滋的，想起父亲还在等吃饭，赶紧用手机拨通家里，告诉父亲章家的情况。

说起来，亦清、亦白的父亲还是方冶老爸的革命引路人。老爸当年在老家睢溪念国中，家境贫寒，只能吃每月2元的包月伙食。亦清的父亲是富家子弟，家里光土地就有二百多顷，他自己的为人却是毫无纨绔之气。有一次亦清的父亲到饭堂来约方冶的父亲打篮球，一看他盆里的饭菜，皱眉道：

“吃这个怎么行？”第二天下了课，他邀方冶的父亲一块儿去他包月的小饭铺吃饭，两菜一汤，有荤有素，标准也不过就是每月五元钱。方冶的父亲以为只是吃了一顿新鲜，谁知道亦清的父亲已经替他也订了这种包月，而且，一吃就是一学年，饭钱全是亦清父亲付的。

后来亦清的父亲到北平去念书，不时给方冶的父亲寄些左翼小册子回来。再后来，他说去西安求学，实际上是去了延安。

过了大半年，方冶的父亲步其后尘也去了延安。到达延安的那天，他和一群青年学生站在操场边看抗大的学生操练，亦清的父亲在队列里看到他，大叫一声冲过来，两个人兴奋地捶打了半天。再后来，方冶的父亲也进了抗大；再后来，方冶的父亲到了晋冀鲁前线，亦白的父亲回到睢溪乡下搞地下斗争。解放后彼此知道音讯，已经是人到中年各居要职了。

亦白的父亲是个性情中人，一生好酒好友，还对一位女下属动了真情。这件事情发生在“反右”后期，影响很不好。亦白的父亲停职接受批判期间，居然衣冠楚楚地攀上风景区的塔顶，很潇洒地纵身往下一跳。名士风流也好，士可杀不可辱也好，他自己一了百了，他却不想给身后的孤儿寡母们留下了什么！

方冶的父亲是个著名的好丈夫、好父亲，每每提及这一段，他都要扼腕叹息，批评亦白父亲道：“太自私啦！”

亦白的父母是旧式婚姻，母亲是睢溪乡下著名的美人，家境也是很不错的。亦白的父亲如此一去，所有功绩一笔抹煞，家属非但不享有任何抚恤，继承的还是一段永远洗不净的羞辱。亦白的母亲是家庭妇女，承组织安排，到机关幼儿园去当临时工，一当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她后来一直没有再嫁，含辛茹苦地拉扯两个儿子。

且说这两个儿子，家境贫寒，读的都是师专，毕业后就各当了一名本份的教师。亦清教生物，亦白教历史，连主课教师都不是。

这两个儿子从懂事起便替父亲蒙羞，个性都十份内向，和人交往，基本上是有问必答，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肯说。说是自卑吧，给人的印象倒是相当冷傲。

只有那位老太太，虽然是双重的受害者，即始终是心态平和，恬恬淡淡的，不见有什么抱怨，也看不出有什么愤世。方冶的父亲常说，亦白的父亲如果能有亦白母亲一半的承受力，也足以九死而九生了。

男人就是不如女人。亦白父子三人都远不如这个 86 岁老太太坚毅大度。

老太太坐在亦清遗像下的椅子上吃一碗面，见到方冶进来，拄著手杖站起来，伸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给方冶，方冶顿时眼泪就下来了。不是为遗像上的亦清，是为这个多蹇的母亲。

老太太执意次日要和亦白一块儿回合肥，方冶只好和小浩把身边的现金都拿出来，放在老太太手边。忽然，他有了一个动议——晚上接亦白一家到父亲那里去吃顿便饭，好让老太太和老爸见见面。若是错过这次，谁知下次还有没有得见呢？

老太太马上答应了。钱，她也收下了。

亦白送他们出来，方冶看到车座上的鞋盒，不由分说抱了两只塞到亦白怀里。亦白抱著鞋，颇不以为然，道：“你们有钱人连买鞋都气派非凡——一买就是三双五双的！”

下午，方冶忙著打国际长途发传真，老爸一趟一趟地在他的屋子门口

转。过了一会儿忍不住打断他，问：“是不是真的请了亦白母子来呀？阿姨怎么说她不知道请客的事呢？”

方冶拍拍老爸的背：“阿姨逗您呢。”

方冶始知道，爸爸是真的很在意这次见面的。

方家的这个阿姨，能干利索，直喉咙大嗓门，在她眼里，老爷子不过是个好好先生。有时候方冶看到老爷子在阿姨的支使下乖乖地剥葱剥蒜，心里真有点哭笑不得。

老爸当年也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呀！当年，为了给乡亲们报仇，他曾经一怒之下杀了八十多个被俘的还乡团。1960年，本市的粮库只剩下够全城人吃一周的粮食，社会上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身为父母官的老爸一咬牙，把存粮全部调进粮站上柜以稳定民心，他自己则带领车队赶赴四川调购粮食。一周后粮食运到的时候，全城各粮站的粮食正好告罄。

老爸喜欢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没有“勇”过的人，其实是无法拥有这份超然和自得的。

小浩把客人接到的时候，老爸第一个到门外去恭迎，然后是他把老嫂子搀扶进屋来。老年人见面，除了一般性的问候，其实也没有多少话可讲。老太太弱不禁风，说话声音很轻很轻；老爷子年轻时耳朵被大炮震聋过一个，说话声音又叫又喊；两个人尝试著交流了几句就放弃了，隔著小几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坐著，老爷子吸烟，老太太喝茶。

也许，老年人的交流，有默契也足够了。

开饭时，满满的也坐了一桌人：老爸、方冶、小浩；老太太、亦白、亦清的遗孀和女儿。

默默地喝了第一杯酒，老爸忽然向老太太笑道：“你们在睢溪结婚，我还去闹洞房的哩。都是小孩子，闹得真是凶。”

方冶笑起来：“啊哈！爸爸第一次见到伯母的时候，伯母是新娘子呢！”

亦清的媳妇“呱”地笑起来。这个媳妇虽然刚刚守寡，看上去却是个开朗角色。

方冶这次才初见亦清媳妇。亦清师专毕业，是老爸把他安排到了这家大型石油化工企业，这里的子弟学校比一般学校待遇要好。果然，不久亦清就分到了一套住房，然后，娶了这个各方面条件还算不错的质检员。

亦清工作定下以后就没有再上方家来过。他是个不爱走动的人，方家人也不以为怪。

这媳妇虽然坐在老太太身边，却没有招呼过一次老太太，只管往自己女儿的小碟里布菜。老太太一再声明自己是牙齿不行了，老爷子赶紧让阿姨蒸上两个玉米面窝窝给老太太端上来，又给她盛了一碗鸡汤。老太太用小勺喝了几口鸡汤，掰了一块窝头慢慢地吃。

老爷子问：“是咱家乡味吗？”

老太太点点头：“可不？”

方冶看著心里不是滋味，问：“伯母是和亦白一块住吗？”

老太太摇摇头，笑道：“不，我还住原来那间屋。亦白另外分了房子。”

阿姨忙著端汤端菜，很诧异地插话：“你这么大了，一个人烧一个人煮？”

老太太笑笑：“习惯了。”

老爷子问：“你退休工资多少？”

“三百。一个人过，足够了。”

一时间，大家都无话。方冶站起来，亲手给老太太又盛了一碗鸡汤，汤里舀了几块老太太能咬得动的鸡心鸡肝。

亦白待到方冶回到座位上，掏出一叠钱放在他手边，说：“方冶老弟，这是你给我妈的那叠钱，我也没数，大概一千多吧，我给你又拿回来了。我们章家人虽然命运不济，也还有点穷清高。妈她老人家就不说了，我和我哥，这么多年来没受过别人一点恩惠，我们是无能之辈，欠下的，没法还，只好求个良心安宁。”

方冶勃然大怒：“屁话！”把钱放到老太太手袋里：“这是我对伯母的一份心意，关你什么事？要你来做正人君子？”又说：“我顶看不得你们哥儿俩的这份假清高！什么清高？没出息罢了！”

老爷子没搞清怎么回事，直朝小浩打听，小浩顾不上搭话，伸手去夺方冶酒杯。

方冶一把推开小浩，指著亦白鼻子说：“我早看不得你们哥儿俩那副逆来顺受样！好歹也是男子汉大丈夫，活了半辈子，怎么就活成了一对窝囊废！这世上像你们这哥儿俩的，也算得少见！你说，亦清他要是活得硬气些，凡事都敢拼一拼，他会不会这么早得癌死？你亦白要是除了清高还有点热血，你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会不会86岁了还一个人住在破屋子里自食其力？”

亦白入席时就郑重声明他一向滴酒不沾，这会儿发了半天愣，伸手拿过酒瓶来，也不用杯子，哗哗地就往碗里倒。

方冶按住他：“不行，我话没说完，不许你喝酒！”他说：“为什么我一听到亦清的事就往你们那儿跑？我为什么觉得留钱给伯母理所当然？我为什么要代替爸爸请你们到家里来？因为当年是伯父改变了爸爸的命运。没有伯父的引路，就没有爸爸的今天，也没有我们方家的今天。何况，我爸爸吃过你爸爸的包月饭菜，我吃过伯母烧的红烧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今天不是我向你们母子施恩，是我代表方家谢恩。这下，你那酸不拉叽的‘良心’可以安宁了吧？”

亦白端著酒碗，急赤白脸地拉开嗓子，说：“说什么说！喝酒！”

看看他俩喝上了，两位老人先行离席到一边去看新闻联播。

趁著酒兴，方冶继续教训亦白：“你们这号人的心态我还不明白？你们嫉妒别人的成功，仇恨别人的强悍，可是你知道这其中的艰辛和苦难吗？拿我来说，我千辛万苦地在国外读硕士、读博士，千拼万搏地在加州第一流的研究所有了一席之地。我穷十数年的努力研究成了一项成果，自己未及受益，已被人强先一步在30多个国家注了册。那位仁兄捕捉到了信息，只花了一张泛美航空公司的环球机票，就把我未来的所有市场都变成了他的。他来谈判的时候，我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或者给他一千万美元买回注册权，或者正式委托他出任全球总代理。我当然只能选后者。这就是我回国寻求发展的主要原因。我一定要建一个自己的研究室！”

他又说：“在国外拼搏惯了，回来见到你们这些向人生交了白卷还不入世俗自许的人，我的心理也很不平衡。你们除了抱怨命运不公，除了自叹怀才不遇，你们对谁有用？谁需要你们？你们这样的人多一个少一个于社会有何区别？恕我直言，你爸爸当年的纵身一跳虽然自私，多少也还有点热血男儿的血气，你们哥儿俩呢？”

他看看老太太：“我唯一不敢轻看的是你们的母亲。可惜她的儿子淡泊

未敢明志，宁静无以致远。”

他觉得老太太有点冷，走过去关小了空调，然后，高大的身躯蹲在老太太跟前，问：“伯母，去上厕所好吗？”

老太太并不忸怩，立刻就把枯瘦的手臂递给了他。扶著老太太往厕所去的时候，方冶暗暗吃惊，老太太这么轻，她会不会只有40斤呀？

把老太太送进厕所，方冶转过身来拍拍小女孩的肩：“丫头，进去照顾奶奶。”

丫头慌忙跳起来，去了。

这女孩去年好不容易考上个区电大。亦白的儿子别说是科技大了，连考三年，始终是名落孙山，花钱读旁听他还不干。

方冶只有苦笑。章家的第三代，怎么也是这样的叫人失望呀？

亦白已经闷头喝完了一碗酒，脸像蒙了红布一样，闹著还要斟。他的嫂子去夺酒瓶，亦白一副要打人的样子，说：“你敢拦我别怨我不客气！”又说：“为了章家，今天醉死就醉死吧！”说著，举起酒碗来，对方冶说：“方冶，你说的那些都对，可是自古以来，文人都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你两个愚兄不成大器，请你也不要太苛求了吧。你刚才也说了咱们两家的世交之情，既然如此，你我义同手足，我也就不客气了。方冶，你混得好，混得成功，你今天一定要答应我把章家的两个孩子带出去！你说得对，章家是要对命运抗争抗争了，章家的崛起，就拜托兄弟你了！”他一仰脸把碗里的酒又喝下去了。“砰”的一声，他把酒碗砸在地上，对亦清媳妇一脸悲壮地喊道：“嫂子，你作证！我章亦白一辈子没喝过这么多的酒，一辈子没开口这么求人。我是为了哥哥能瞑目呀！我是为了章家的后代能堂堂正正做人呀！”

方冶也喝醉了。

亦白的醉，是一种“家庭殉道者”心态的醉，方冶的醉是什么呢？只能说什么也不是。

把他们一家送回亦清家之后，方冶执意要在街上“走一走”。走到大街上，见到一夥地痞模样的人调戏一个在车站等车的女孩子，女孩的男友反抗了一下，被为首的一个五大三粗一拳打出去老远。大汉还想再打个痛快的时候，方冶挡住了他，说：“朗朗乾坤，天地人心。你即使作恶，也不可太霸道了吧？”说话间，他的左眼挨了狠狠一拳。大汉骂道：“你他妈活腻了，敢挡老子的拳头！”

方冶捂著眼，对围观者说：“大家看看清楚，是他先动手的。”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大背”把对方掼倒在人行道上。

方冶学摔跤学过多少年呀！从父亲被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一直到父亲从监狱里放出来。“三教九流”、“江湖绿林”这几个词汇里的丰富营养，从那个时候就融入了他的血脉。正直、侠义、坚韧、善良，没有这些，没有“男儿当自强”的涉世基点，他再有家庭背景，再有学识，也不会是今天的方冶。

方冶重心很稳地站在那里。对方一拥而上，方冶连续七个“挑勾”，只见地上躺了一片。

一辆三轮拉上他就走。小浩见方冶没有下车的意思，只好开著车一路尾随。

直到到了家，拉三轮的才说了两句话：“‘大背’漂亮！一连七个‘挑

勾’，说出去都没人敢信！”

三轮车没要钱，骑走了。

趁著阿姨风风火火取冰块找药的时候，老爸走过来摸摸方冶的脑袋：  
“没想到 40 岁了你还跟人打架。”

方冶只觉得打了这一架，亦白留在他胸中的龌龊气才算消了一些。

谁也没想到老太太回到家，换了一身干乾净净的衣服就去世了。两天以后，老太太的死才被亦白发现。老太太那儿依然是家徒四壁，方冶给她的一千多元钱搁在枕边，那是留给亦白办丧事用的。

亦白和方冶最终还是决裂了。因为方冶没有把章家的儿女带去美国，而方冶为孩子们提供的深造经费又被亦白分文不动地退了回来。附言单上只有一句话：“君子不受嗟来之食。”

## 厚土·合坟

作者：李锐

院门前，一只被磨细了的枣木纺锤，在一双苍老的手上灵巧地旋转着，浅黄色的麻一缕一缕地加进旋转中来，仿佛不会终了似的，把丝丝缕缕的岁月也拧在一起，缠绕在那只枣红色的纺锤上。下午的阳光被漫山遍野的黄土揉碎了，而后，又慈祥地铺展开来。你忽然就觉得，下沉的太阳不是坠向西山，而是落进了她那双昏花的老眼。

不远处，老伴带了几个人正在刨开那座坟。锨和镢不断地碰撞在砖石上，于是，就有些金属的脆响冷冷地也揉碎到这一派夕阳的慈祥里来。老伴以前是村里的老支书，现在早已不是了，可那坟里的事情一直是他的心病。

那坟在那里孤零零地站了整整十四个春秋了。那坟里的北京姑娘早已变了黄土。

“惜惶的女子要是不死，现在腿底下娃娃怕也有一堆了……”一丝女人对女人的怜惜随着麻缕紧紧绕在了纺锤上——今天那是姑娘的喜日子，今天她要配干丧。乡亲们犹豫再三，商议再三，到底还是众人凑钱寻了一个“男人”，而后又众人做主给这孤单了十四年的姑娘捏和了一个家。请来先生看过，这两人属相对，生辰八字也对。

坟边上放了两只描红画绿的干盒子，因为是放尸骨用的，所以都不大，每只盒子上都系了一根红带。两只被彩绘过的棺盒，一只里装了那个付钱买来的男人的尸骨；另一只空着，等一会儿人们把坟刨开了，就把那十四年前的姑娘取出来，放进去，然后就合坟。再然后，村里一户出一个人头，到村长家的窑里吃荞麦面合各，浇羊肉炖胡萝卜块的哨子——这一份开销由村里出。这姑娘孤单得叫人心疼，爹妈远在千里以外的北京，一块来的同学们早就头也不回的走得一个也不剩，只有她留下走不成了。在阳世活着的时候她一个人孤零零走了，到了阴间捏和下了这门婚事，总得给她做够，给她尽到排场。

锨和镢碰到砖和水泥砌就的坟包上，偶或有些火星迸射进干燥的空气中来。

有人忧心地想起了今年的收成：“再不下些雨，今年的秋就旱塌了……”明摆着的旱情，明摆着的结论，没有人回话，只有些零乱的叮当声。

“要是照着那年的样儿下一场，啥也不用愁。”有人停下手来：“不是恁大的雨，玉香也就死不了。”众人都停下来，心头都升起些往事。

“你说那年的雨是不是那条黑蛇发的？”老支书正色道：“又是迷信！”“迷信倒是不敢迷信，就是那条黑蛇太日怪。”老支书再一次正色道：“迷信！”对话的人不服气：“不迷信学堂里的娃娃们这几天是咋啦？一病一大片，连老师都捎带上。我早就不愿意用玉香的陈列室做学堂，守着个孤鬼尽是晦气。”“不用陈列室做教室，谁给咱村盖学堂？”“少修些大寨田啥也有了……不是跟上你修大寨田，玉香还不一定就能死哩！”这话太噎人。

老支书骤然愣了一刻，把正抽着的烟卷从嘴角上取下来，一丝口水在烟蒂上亮闪闪地拉断了，突然，涨头涨脸地咳嗽起来。老支书虽然早已经不是支书了，只是人们和他自己都忘不了，他曾经做过支书。

有人出来圆场：“话不能这么说，死活都是命定的，谁能管住谁？那一回，要不是那条黑蛇，玉香也死不了。那黑蛇就是怪，偏偏绳甩过去了，它给爬上来了……”这个话题重复了十四年，在场的人都没有兴趣再把事情重复一遍，叮叮当当的金属声复又冷冷地响起来。

那一年，老支书领着全村民众，和北京来的学生娃娃们苦干一冬一春，在村前修出平平整整三块大寨田，为此还得了县里发的红旗。没想到，夏季的头一场山水就冲走两块大寨田。第二次发山洪的时候，学生娃娃们从老支书家里拿出那面红旗来插在地头上，要抗洪保田。疯牛一样的山洪眨眼冲塌了地堰，学生娃娃们照着电影上演的样子，手拉手跳下水去。老支书跑在雨地里磕破了额头，求娃娃们上来。把别人都拉上岸来的时候，新塌的地堰将玉香裹进水里去。男人们拎着麻绳追出几十丈远，玉香在浪头上时隐时现地乱挥着手臂，终于还是抓住了那条抛过去的麻绳。正当人们合力朝岸上拉绳的时候，猛然看见一条胳膊粗细的黑蛇，一头紧盘在玉香的腰间，一头正沿着麻绳风驰电掣般地爬过来，长长的蛇信子在高举着的蛇头上左右乱弹，水淋淋的身子寒光闪闪，眨眼间展开丈把来长。

正在拉绳的人们发一声惨叫，全都抛下了绳子，又粗又长的麻绳带着黑蛇在水面上击出一道水花，转眼被吞没在浪谷之间。一直到三十里外的转弯处，山水才把玉香送上岸来。追上去的几个男人说山水会给人脱衣服，玉香赤条条的没一丝遮盖；说从没有见过那么白嫩的身子；说玉香的腰间被那黑蛇生生的缠出一道乌青的伤痕来。

后来，玉香就上了报纸。后来，县委书记来开过千人大会。后来，就盖了那排事迹陈列室。后来，就有了那座坟，和坟前那块碑。碑的正面刻着：知青楷模，吕梁英烈。碑的反面刻着：陈玉香，女，一九五三年五月五日生，于北京铁路工人家庭，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北京第三十七中学，一九六九年一月赴吕梁山区岔上公社土腰大队神峪村插队落户，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七日为保卫大寨田，在与洪水搏斗中英勇牺牲。

报纸登过就不再登了，大会开过也不再开了。立在村口的那座孤坟却叫乡亲们心里十分忐忑：“正村口留一个孤鬼，怕村里要不干净呢。”可是碍着玉香的同学们，更碍着县党委会的决定，那坟还是立在村口了。报纸上和石碑上都没提那条黑蛇，只有乡亲们忘不了那慑人心魄的一幕，总是认定这砖和水泥砌就的坟墓里，聚集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哀愁。荏苒便是十四年。玉香的同学们走了，不来了；县委书记也换了不知多少任；谁也不再记得这个姑娘，只是有些个青草慢慢地从砖石的缝隙中长出来。

除去了砖石，铁镢在松软的黄土里自由了许多。渐渐地，一伙人都没在了坑底，只有银亮的镢头一闪一闪地扬出些湿润的黄色来。随着一脚蹬空，一只镢深深地落进了空洞里，尽管是预料好的，可人们的心头还是止不住一震：“到了？”“到了。”“慢些，不敢碰坏她。”“知道。”老支书把预备好的酒瓶递下去：“都喝一口，招呼在坑里阴着。”会喝的，不会喝的，都吞下一口，浓烈的酒气从墓坑里荡出来。

木头不好，棺材已经朽了，用手揭去腐烂的棺板，那具完整的尸骨白森森地露了出来。墓坑内的气氛再一次紧绷绷地凝冻起来。这一幕也是早就预料的，可大家还是定定地在这副白骨前怔住了。内中有人曾见过十四年前附在这尸骨外面的白嫩的身子，大家也都还记得，曾被这白骨支撑着的那个有说有笑的姑娘。洪水最后吞没了她的时候，两只长长的辫子还又漂上水来，

辫子上红毛线扎的头绳还又在眼前闪了一下。可现在，躺在黄土里的那副骨头白森森的，一股尚可分辨的腐味，正从墓底的泥土和白骨中阴冷地渗透出来。

老支书把干丧盒子递下去：“快，先把玉香挪进来，先挪头。”人们七手八脚地蹲下去，接着，是一阵骨头和木头空洞洞的碰撞声。这骨头和这声音，又引出些古老而又平静的话题来：“都一样，活到头都是这么一场……做了真龙天子他也就是这个样。”“黄泉路上没老少，惜惶的，为啥挣死挣活非要从北京跑到咱这老山里来死呢？”“北京黄土不埋人？”“到底不一样。你死的时候保险没人给你开大会。”“我不用开大会。有个孝子举幡，请来一班响器就行。”老支书正色道：“又是封建。”有人揶揄着：“是了，你不封建。等你死了学公家人的样儿，用火烧，用火慢慢烧。到时候我吆上大车送你去。”一阵笑声从墓坑里轰隆隆地爆发出来，冷丁，又刀切一般地止住。老支书涨头涨脸地咳起来，有两颗老泪从血红的眼眶里颠出来。忽然有人喊：“呀，快看，这营生还在哩！”四五个黑色的头扎成一堆，十来只眼睛大大地睁着，把一块红色的塑料皮紧紧围在中间：“是玉香的东西！”“是玉香平日用的那本《毛主席语录》。”“呀呀，还在哩，书烂了，皮皮还是好好的。”“呀呀……。”“嘿呀……。”一股说不清是惊讶，是赞叹，还是恐惧的情绪，在墓坑的四壁之间涌来荡去。

往日的岁月被活生生地挖出来的时候竟叫人这样毛骨悚然。有人疑疑惑惑地发问：“这营生咋办？也给玉香挪进去？”猛地，老支书爆发起来，对着坑底的人们一阵狂喊：“为啥不挪？咋，玉香的东西，不给玉香给你？你狗日还惦记着发财哩？挪！”

一根头发也是她的，挪！”墓坑里的人被镇住，蔫蔫的再不敢回话，只有些粗重的喘息声显得很响，很重。

大约是听到了吵喊声，院门前的那只纺锤停下来，苍老的手在眼眉上搭个遮阴的凉棚：“老东西，今天也是你发威的日？”挖开的坟又合起来。原来包坟用的砖石没有再用。黄土堆就的新坟朴素地立着，在漫天遍野的黄土和慈祥的夕阳里显得宁静，平和，仿佛真的再无一丝哀怨。

老支书把村里买的最后一包烟撕开来，数了数，正好，每个人还能摊两支，他一份一份地发出去；又晃晃酒瓶，还有个底子；于是，一伙人坐在坟前的土地上，就着烟喝起来。酒过一巡，每个人心里又都升起暖意来。有人用烟卷戳点着问道：“这碑咋办？”“啥咋办？”“碑呀。以前这坟底埋的玉香一个人，这碑也是给她一个人的。现在是两个人，那男人也有名有姓，说到哪去也是一家之主呀！”是个难题。

一伙人闷住头，有许多烟在头顶冒出来，一团一团的。透过烟雾有人在看着老支书。老人吞下一口酒，热辣辣的一直烧到心底：“不用啦，他就委屈些吧，这碑是玉香用命换来的，别人记不记扯淡，咱村的人总得记住！”没有人回话，又有许多烟一团一团地冒出来，老支书站起来，拍打着屁股上的尘土：“回去，吃合各。”看见坟前的人散了场，那只旋转的纺锤再一次停下来。她扯过一根麻丝放进嘴里，缓缓地用口水抿着，心中慢慢思量着那件老伴交待过的事情。沉下去的夕阳，使她眼前这寂寥的山野又空旷了许多，沉静的思绪从嘴角的麻丝里慢慢扯出来，融在黄昏的灰暗之中。

吃过合各，两个老人守着那只旋转的纺锤熬到半夜，而后纺锤停下来：“去吧？”“去。”她把准备好的一只荆篮递过去：“都有了，烟、酒、馍、

菜，还有香，你看看。”“行了。”“去了告给玉香，后生是属蛇的，生辰八字都般配。咱们阳世的人都是血肉亲，顶不住他们阴间的人，他们是骨头亲，骨头亲才是正经亲哩！”“又是迷信！”“不迷信，你躲到三更半夜是干啥？”“我跟你们不一样！”“啥不一样？反正我知道玉香惜惶哩，在咱窑里还住过二年，不是亲生闺女也差不多……”女人的眼泪总是比话要流得快些。

男人不耐烦女人眼泪，转身走了。

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很黑。

那只枣红色的纺锤又在油灯底下旋转起来，一缕一缕的麻又款款地加进去。

蓦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坟那边传过来，她揪心地转过头去。“吭——吭”的声音在阴冷的黑夜深处骤然而起，仿佛一株朽空了的老树从树洞里发出来的，象哭，又象是笑。

村中的土窑里，又有人被惊醒了，僵直的身子深深地淹埋在黑暗中，怵然支起耳朵来。

（选自《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

《厚土·合坟》作者李锐，1956年生，北京人，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厚土：吕梁山印象》、《红房子》和长篇小说《旧址》等。李锐作为新时期崛起的“晋军”中的重要成员，他的一部分作品，以其对偏远山区闭塞生活的真实描写和对中国农民文化心理的深刻揭示，以及言简意丰的叙述形式而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合坟》即为“厚土系列”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

婚丧习俗包含着一个民族丰厚的文化积淀。《合坟》就攫取了这样一个既是“婚”又是“丧”的生活断面，揭示事件本身那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内容。作家对生活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意识到这个生活事件的丰富内蕴，所以，当“往日的岁月被活生生地挖出来的时候”，竟是那样震撼人心。

《合坟》揭示了生活的悲剧性。在“合坟”的过程中，老支书声声斥责别人的“封建”、“迷信”，而他在善良愿望下进行的这一切，同样是封建迷信，这就使事件带有深深的悲剧色彩。老迷信与新迷信的合流，曾经形成这片古老土地上“文化大革命”的浊浪。小说把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社会与心理的内容交织起来，透视到民族文化心理的纵深处。在“合坟”行动面前，支书老两口及村民们文化心理中那善良的与愚昧的、美好的与丑陋的、恭顺的与粗鄙的东西，来了一次大曝光。“厚土”上这一奇特的生活现实，让人们思考中国农民思想现代化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合坟》显示了叙述的凝练性。事件本身的社会历史内容决定了小说要追求一种言简意丰的叙述方式。叙述的简约首先取决于作品的结构方式。小说采取了生活断面的写法，十四年前玉香牺牲的情景通过挖坟时人们的对话叙述出来，这就大大浓缩了作品的现实时空，也给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其次是人物语言高度简约。山区农民的性格是内向的、聚敛的，他们的话语简单却有力，每句话后面都有一个深远、丰富的现实世界，也有一个深远、丰富的内心世界，给人以充分想象的余地。这即符合农民的特殊性格，又符合叙述简约的需要。第三是作品运用了一些象征性的描写。象征事物的内涵超越了事物本身，包括了丰厚的意蕴。

如小说中那纺锤的描写，不仅使人想到生活的古老与滞重，也把民族

文化心理的深厚积淀丝丝缕缕地抽出来、拈起来，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合坟》的丰厚意蕴和简约叙述，显示了一种凝重的风格。

